

責任編輯：張旭婕

「江湖」英譯難不難？

琴台聚
潘國森

報載有香港中學生報考中國內地重點大學，面試時被問「江湖」一詞的英譯。主考的教授體貼，提示可以從《水滸傳》入手。有考生便答以「兄弟情」(brotherhood)，本地大學教師說這樣答算是「可取」。可是「江湖中人」並不講甚麼「兄弟情」，那只是洋人讀《水滸》一知半解的「水皮」結論。

記者請教各界社會賢達「江湖」該怎麼解，怎麼譯，有人舉《莊子》的「相忘於江湖」，有人舉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大和尚說得也妙，認為「江湖」一詞出自佛經。最無學問的是一位曾經留學英倫的政圈中人，這位女士認為：「非常難。」江湖」具有多重意義，難以翻譯成英語。「簡直是門外漢！若要「政治正確」，或可改稱她為「門外妹」吧。

需要知「英國文學」與「中英雙語翻譯」是兩門不同的專業，日常以英文應對的水平高，不代表就可以做好翻譯的工作，否則大學的翻譯系都可以合併入英文系了。凡是名詞翻譯，都不可以架空上文下理；隨便拿一個多義詞來胡扯，當然「非常難」。詞義既涉及深層文化內涵，亦經常隨不同時空而有不同理解。筆者是英國特許語言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nguists)的會員，當年參加專業翻譯文憑試(等同碩士學位)，其中最難的一張考

藝術治療之縮小問題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上藝術治療課，導師要我們把心中最大的困境，畫成一張小畫，然後把最關鍵的一小部分剪下來，貼在一份新聞報章上。我對公開內心的困窘，起初感到遲疑，但深思：「我上這課還不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幫助別人？連自己也不敢面對自己，如何釋放自己，當助人角色？」於是我坦誠地繪了一幅小畫。

我們約廿人忙亂地畫畫，剪下，翻開報紙來拼貼，然後一張張報紙鋪滿一地，上面貼上了我們困擾着內心情景。導師叫我們站起來，說：「看看你們的問題，放到報紙上，與那些新聞比較，有多大了？」我看到自己最難堪的景況，混在議會鬥爭、家庭慘劇、跳樓、被殺、醫療失誤、昂山素姬受不公平對待、歐債危機、法國大選、俄羅斯人抗議普京當選總統、非洲貧窮等等新聞之中。耳中傳來導師的一句：「你們的問題，是否顯得微不足道。」的確，不要說我的一個問題，在這世界洪流裡，連自己也頓時顯得渺小。

正感迷惑之時，一位同學講出了大家的心聲：「的確，這樣看來，我們的問題像是一隻九牛一毛，但對於我們個人來說實在是很重要的，一直纏繞着內心，怎麼看得瀟灑。」

「這是從另一個角度把問題縮小，讓內心的壓力減輕，從而可以輕鬆一點地解決問題。看看，世界之大，問題之多，相比較其他人所面對的，自己值得為這些困擾而感到難受嗎？」導師說。

我再看自己的「困境」瑟縮在幾乎每天都出現的「亂聞」之中，不期然覺得：這已是苦況的話，自己也真夠幸運！

這「縮小問題」的藝術治療方式，確實有一定的意義及效果，大家在自己或家人情緒低落或沒信心之時，不妨試試看，香港的新聞報章，特別管用！

手袋黨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坐地鐵，對面趕上班的俏女郎不小心掉下手提包，東西翻倒滿地，有：PDA、平板電腦、耳筒、時裝雜誌、免費報紙、防曬乳霜……那個手提包大如枕頭袋，容量驚人。

身外物愈多，人愈煩惱。從前的女人出門背起小手袋，裡面僅有錢包、鎖匙、唇膏和小鏡子，輕輕鬆鬆，婀娜多姿地漫步上街。

當年港府女高官組織的「手袋黨」，手袋雖小，勇氣大官位高。這批巾幗不讓鬚眉的「黨員」中，有堅持執法打擊丁屋僱建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連前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也極力推崇她，認為林太若不留任新政府，將令人極之失望。還有為梁振英競選獻策的前新聞處處長丘李賜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強硬手法處理禽流感的前環境食物局局長「鐵蝴蝶」任關佩英……

「手袋黨」的組成，源於一九八二年前港督麥理浩任滿返英，送別晚宴上，一眾女高官齊齊提着小手袋登台獻唱，從此被傳媒冠以「手袋黨」美名。今年是她們建「黨」三十年，可惜桃花依舊，人面全非。

手袋愈細，身份可能愈高。英國新書《淑女》(The Lady)作者Julia Smith透露，英女皇平日身無分文，只有在星期天去教堂時，手袋放進五英鎊或十英鎊鈔票，準備奉獻上帝。女皇手袋通常僅有唇膏和小鏡子各一，供閱讀的老花眼鏡一副、筆一支。最詭異的是，袋中有一隻附設掛鈎的膠吸蓋。據說，每當女皇坐下來進餐，手袋無處擺放之際，她會小心翼翼地往膠吸蓋吐口水，再將吸蓋牢牢黏住，然後掛上她的小手袋。

女皇手袋不離身，就像當年香港的「手袋黨」，登台唱歌齊齊拎住個手袋。

《淑女》一書作者曾替女皇寫傳記，應該所言不假。據她說，女皇出席晚宴離席前，會肆無忌憚地從手袋取出唇膏和鏡子當眾補妝。

父親寫「調查」

父親剛參加工作沒有多久，單位要調查外地職工，因為他會寫文章，就點他了。他是沒資格看別人檔案的，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負責看檔案，看了，和他說，他來寫。檔案裡面不清楚的，就要他去調查。

他向他父親「匯報」了這個「任務」。

我爺爺在國民政府被換掉的時候，也寫過調查。我小時候，聽父親模糊說過，他和他父親兩代人給人寫調查，寫得冒冷汗。人膽小嘛，沒法。

爺爺告訴他，寫調查要為別人負責，能夠淡化的盡量淡化，不要害了人家。尤其那些有家庭有孩子的，要千萬幫別人寫好。大人還可以承受打擊，可是孩子怎麼辦？要為孩子考慮。如何提問也特別重要，不要提那種已經有了前提或者直接可以回答是或不是的問題。特別在農村，農民一旦聽到你直接問誰是不是地主，對方第一個反應是愣住，蒙了，大約腦海裡在波浪滔天。有些人好的，會說不曉得。有些不好的，會編造的。你這麼問了，不寫下來，碰上有證人聽到，那就是你的過錯了。尤其通常到最基層調查的時候，是一上級政府或者穿著軍裝的人帶你去的，農民會更緊張。你要學會若無其事地問人家，我來問問情況，你知道什麼情況和我說說。先把氣氛調節好，讓人放鬆，給人聊天的感覺，不要讓人亂說話。亂說話害了別人，是害人一輩子。

父親聽了他父親的教誨，去了。有一個女同事，據傳是四川某地的地主。他來到當地，當地也確定她是地主。而且她脾氣特別大，只要不順心，就折騰人了。每個人都說她不好。

那回去得遠，父親獨自去的。父親當時沒有作記錄。別人問父親，這個人現在怎麼樣了啊？父親回答，她現在年紀大了，脾氣很好了，和以前不同了。其實她脾氣還是很大，稍不順心就暴跳如雷。只是父親謹記爺爺的教誨，想着她的兩個兒子呢。

回來後，父親給她寫的是地主子女。地主和地主子女差別是很大的。

這位女同事知道此事後，請父親吃飯。父親去了。那天她丈夫陪著父親坐在餐桌上時候，他們的大兒子突然蹦蹦跳跳地衝進來。她說，紹祿，你一直都喜歡這個大兒子，讓他認你做乾爹吧。父親那時候未婚，對於認乾兒子沒有熱情，但是又不好意思推卻，含糊答應了。

前幾年，這個年紀比我大很多的大兒子偶遇父親，突然問他，陳叔叔，我記得我小時候好像認你做乾爹的，有沒有這回事？是為什麼？

父親回答，有這回事，那是我和你爸爸喝酒吃飯高興了，你媽媽說我很喜歡你，就認下來了。

父親絕口不提地主的事情。

父親又提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這個人害苦了他啊。父親翻山越嶺的，走路的，一個山頭走到又一個山頭。有路過的馬車，請人家捎帶。還沒有吃的，8分錢一碗的光麵條，吃了一個星期，苦不堪言啊。

這個人只是喜歡說大話而已，逞口舌之快，沒有事情說成自己的。他瞎嚷嚷一句，父親外出了兩個星期。父親心裡叫苦不迭。

這個人的故事是這樣的，別人罵他葬種，他說我勇敢得很，當年解放軍都被我打死過。

完蛋！

當年國民黨被解放軍打散了，散兵躲入深山，成了土匪。沒吃的，要去偷老百姓的東西。老百姓也沒有什麼東西，也不好偷，就去偷解放軍的。一座山呢，這邊是一支部隊的，那邊是另一支部隊的。那邊的部隊打死了解放軍，他說是他打死的——為了表明他很勇敢嘛，不是葬種嘛。父親去調查這個事情。那支部隊堅持了很久，部下被打死了或者餓死了，只剩下一個頭兒了。頭兒孤家寡人的，把自己吊在樹上了，邊上放着國民黨黨證和軍官證。父親又跑到檔案館去核實這個事情，包括查詢他的黨證、軍官證和部隊番號。父親山裡、鄉裡、縣裡、市裡這麼跑，跑得嘴巴都起泡了。

父親哀歎，對這個軍官有敬佩之意，說在深山裡，消息不通，不知道新政策，要是知道的話，就走出來了。人不必這麼去死的。農科院好幾個國民黨的前軍人呢，都是善待的。

然後，父親又說到了另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太悲慘了。父親說得淚花閃爍，我也聽得淚花閃爍。媽媽呢，看著我們父女倆這麼容易感動的樣子，又抿嘴笑了。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江西的小孩子，11歲了，父母早已雙亡。有一天，突然聽到「紅色天地」這麼一個地方，十分嚮往。那時候，還不叫做「紅色根據地」的，叫做「紅色天地」。

這是我人到中年了，第一次聽說「紅色天地」這個詞，歷史書好像沒有寫，也不知道父親是不是記憶有誤。或者歷史書寫了，我忘記了。

這個小孩子舉目無親又缺乏廬食的，就去找「紅色天地」。可是那會兒這塊地方被嚴加圍剿，他一直在沒法靠近。他只要聽說這個部隊到哪裡了，就跟到哪裡。直到這支部隊進入貴州黎平了，他才跟上。從江西一直跟到貴州哦，這麼小的小孩子。他太小了，紅軍不要他。可他一直跟着。這麼着

紅軍在貴州進進退退的，看他實在要跟，一個部隊長官才把他收下了。

故事很長啊。

故事的結尾是這樣的，這個人在貴州深山某縣重刑監獄服刑。長征都走下來了，可惜為了五塊大洋，他入獄了。入獄的真正原因是他的秘書和警衛暗鬥，把他陷害了。五塊大洋是沒收來的，他也入庫的，可是入庫的收條找不到了。

那天父親在監獄搞調查，正坐在食堂吃飯，一輛小車突然開進監獄，還帶來了司令員的軍官服，為這個人平反來了。他可以換下便服穿回軍裝，重新做司令員了。他當年的秘書來接他的。秘書對他一立正一敬禮，全場的人都哭了。

一群男人一起流淚是什麼感覺呢？

但是這個人特別平靜。他說我不回去了，我在這裡很好，我很感謝共產黨，我也相信共產黨。我平反了就可以了，我就留在這裡吧。

他終生未娶，一個孤兒，如此一生。

我淚光閃爍地說，留下來對了，要不然，接下來還有文革十年哩。



■井冈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

網上圖片

感恩母愛

每逢春夏之交，人們念親恩的情緒特別高漲。雖然五月第二個周日定之為「母親節」是來自西方約定俗成的節日，然而，崇尚忠孝儒家思想的華人，東西文化已融為一體，「母親節」幾已成每年大節了。母親節文化氣息漸濃了。當然少不了商家老闆推波助瀾，大肆宣傳廣告推廣之效。本港各大商場為「母親節」投下推廣宣傳費用，幾與年中傳統大節日不遑多讓啦。母親節商業化亦夾雜媒體以詩詞歌賦的報道，亦使「母親節」襯托節日的崇高情懷。引用最多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表達子女「親不在」而緬懷先賢在極樂世界的無奈。

東西文化差異連表達能力方法都有所不同。古時候華人有訓語之一，「晨昏三省」之說，惟東方子女相較於西方，對長輩的感恩關愛是較為含蓄的。「我愛你」三個字，除了很難夫婦之間偶爾聽得到外，父母很難從兒女口中聽到「我愛你」真情話。

豪氣的西方兒女對父母講聲「I love you」卻是如順口溜般自然。不過，他們長大的兒女如鳥有翅膀般飛走，偶爾到感恩節、聖誕新年才返家探雙親，遑論東方兒女供養父母的優良傳統，理應傳承推廣。執筆之時，遠在極樂世界老母親，慈祥笑臉在我腦中浮現，令我牽掛。

周日連周六共有二天假期，最適宜往澳門或廣州，來個短假旅遊。月前與一班幼教接受廣州海外聯誼會會長孔少瓊之邀赴羊城作幼教交流。孔會長還帶我們遊西關荔灣，並介紹荔灣區常委李黎和我們見面。當年孔少瓊時任廣州市委常委時，她是廣州亞運的籌組之一，荔枝灣復活改造正是眾多因廣州亞運而得益的景點之一。正如《廣州華聲》僑刊所報道描寫一樣，「一灣水秀，兩岸荔枝紅」的美景風光，荔枝灣的歷史和景觀正是嶺南豐富文化的重要部分。陳校長稱上次來去匆匆，今次帶著媽媽再遊荔枝灣，並請媽媽到「洋溪酒家」飲茶度節哩。

從吳恒團隊製作的地圖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八年之中，內地食品安全的危重地區，從四個暴增至十一個，其中整個長江以南幾乎全部淪陷。

在網站首頁的「心路歷程」——《擲出窗外：面對食品安全危機，你應有的態度》中，吳恒受《左傳》中「易子相食」的啟發，改用「易餐相食」來形容現在內地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說明白點，做變色飯頭的雖然不會吃自家的飯頭，但會吃到地溝油；提煉地溝油的不吃小食店的炒菜，但難免會吃到毒膠囊；做毒膠囊的發誓每日鍛煉身體保證不生病，但他的孩子未必逃得過毒奶粉……按吳恒的話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你以為天底下只有你一個奸商。

「聽着噁心，但現實更噁心」，是一位網友對「易餐相食」一詞的評價。必須承認，在這個有心人出現之前，人們只知道「有毒」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卻沒有看到如此集中的、血淋淋的現實。而吳恒建網站的目的亦在於此：讓更多的人警惕起來，行動起來，把問題食品及奸商「擲出窗外」（取自美國總統羅斯福把早餐香腸擲出窗外的典故，該次事件換回了美國的《純淨食品與藥品法》）。順便一提，吳恒甚至成立了一個「中國食品達爾文獎」，用以評選那些「旨在消滅中國人的中國食品」獎金定為一元四角，取諧音「一塊死」。

最後必須要說的是「心路歷程」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說有位母親在傳授購買安全牛肉的經驗時說她會選擇清真肉舖，一般不會出問題，「因為他們有信仰」。

最關鍵的要害，也許正在這



■吳恒團隊製作的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形勢地圖。

「解放區」和「丞相府」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在河南的焦作，有一個「解放區」。這就怪了，全國解放已經六十三年，還有解放區？

什麼叫解放區？年輕的讀者也許不太懂。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期間，發生一場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的內戰。國共內戰，寸土必爭。由共產黨軍隊佔領的地區，便叫做「解放區」；仍由國民黨政府管轄，便是「蔣管區」，或叫「國統區」（國民黨統治區）。

因此，解放區是有特定的時空的名詞。歷史早已翻過這一頁，說現在還有個「解放區」，是不合適的。

但焦作市卻是在市區劃分中有一區叫「解放區」，就令人十分納悶，特別是老一輩的人。河南已經有進入共產主義的村落——南街村，卻還有一個歷史倒退的「解放區」，不是令人感到時光倒流嗎？

我們居住的五星級酒店三維戴斯酒店(Days Inn)，正位於「解放區」內。又是有不少內地什麼單位到這開會，因此在大堂豎立有歡迎大牌，寫着「歡迎××單位到解放區來」的字樣，感覺似乎回到六十多年前的解放戰爭時代。

在河南的許昌市，又參觀了曹操丞相府和關公春秋廟。這些三國時代的人物紀念館，又令人想起《三國演義》中的故事。

導遊曹棟，是個俊俏的小伙子，口齒伶俐，說三國故事如數家珍。當然，他數說起來，也是曹操後代。許昌出了曹操，導遊又是曹氏後人，當然會說許多曹操的好話。但公平地說，《三國演義》是有偏見的，對曹操每多貶詞。從歷史記載來說，曹操在歷史上應是一位傑出的政治人物。他的用人唯賢，用兵的戰略，以至接納建言，都有過人之處。只是歷代正統觀念，總以劉備繼承漢室正朔。可惜有個扶不起的阿斗，三國相爭，最後歸司馬一家。

河南擁有兩個古都，古蹟甚多，此次旅行既有名勝古蹟，也從「解放區」到「共產主義新村」，行程十分豐富。

思旋天地
思旋

每值春夏之交，人們念親恩的情緒特別高漲。雖然五月第二個周日定之為「母親節」是來自西方約定俗成的節日，然而，崇尚忠孝儒家思想的華人，東西文化已融為一體，「母親節」幾已成每年大節了。母親節文化氣息漸濃了。當然少不了商家老闆推波助瀾，大肆宣傳廣告推廣之效。本港各大商場為「母親節」投下推廣宣傳費用，幾與年中傳統大節日不遑多讓啦。母親節商業化亦夾雜媒體以詩詞歌賦的報道，亦使「母親節」襯托節日的崇高情懷。引用最多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表達子女「親不在」而緬懷先賢在極樂世界的無奈。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如果說有一個職業能屢屢將人類的創造力推上高度，您可知它是什麼？科學家？錯。藝術家？錯。答案是中國的食品生產者。

還記得當年媒體爆出嬰兒奶粉 慘了三聚氫胺時，您的震驚麼？然而時至今日，當蘇丹紅、孔雀石綠、瘦肉精、地溝油、牛肉膏、甲型白、人造豬耳乃至舊皮鞋都堂而皇之登上了餐桌時，你除了應接不暇到麻木之外，可還想過別的？比如——把這些毒食品連同它們的製造者「擲出窗外」。

近日，一個名為「擲出窗外」的有毒食品網站經上海某官方微博轉發後爆紅，該網站的創建者，二十六歲的復旦大學碩士生吳恒聯合三十四名網絡志願者，在遍閱一千多萬字的資料後，整理出一個收錄近三千條有明確地點及受害人的內地食品安全事件資料庫，時間跨度為二〇〇四年至今，同時提供搜索功能、地圖功能及吳恒親自撰寫的長篇食品安全調查報告。所有內容一絲不苟，儼然一部中國內地食品安全的編年史。

擲出窗外

從吳恒團隊製作的地圖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八年之中，內地食品安全的危重地區，從四個暴增至十一個，其中整個長江以南幾乎全部淪陷。

在網站首頁的「心路歷程」——《擲出窗外：面對食品安全危機，你應有的態度》中，吳恒受《左傳》中「易子相食」的啟發，改用「易餐相食」來形容現在內地食品安全的嚴峻形勢，說明白點，做變色飯頭的雖然不會吃自家的飯頭，但會吃到地溝油；提煉地溝油的不吃小食店的炒菜，但難免會吃到毒膠囊；做毒膠囊的發誓每日鍛煉身體保證不生病，但他的孩子未必逃得過毒奶粉……按吳恒的話說，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你以為天底下只有你一個奸商。

「聽着噁心，但現實更噁心」，是一位網友對「易餐相食」一詞的評價。必須承認，在這個有心人出現之前，人們只知道「有毒」的東西越來越多，但卻沒有看到如此集中的、血淋淋的現實。而吳恒建網站的目的亦在於此：讓更多的人警惕起來，行動起來，把問題食品及奸商「擲出窗外」（取自美國總統羅斯福把早餐香腸擲出窗外的典故，該次事件換回了美國的《純淨食品與藥品法》）。順便一提，吳恒甚至成立了一個「中國食品達爾文獎」，用以評選那些「旨在消滅中國人的中國食品」獎金定為一元四角，取諧音「一塊死」。

最後必須要說的是「心路歷程」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說有位母親在傳授購買安全牛肉的經驗時說她會選擇清真肉舖，一般不會出問題，「因為他們有信仰」。

最關鍵的要害，也許正在這